

# 亂世為王

顾雪柔著  
花酒清明绘

下卷

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 
无情送潮归



# 花间集

顾雪柔  
花酒清明  
绘

下卷

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 
无情送潮归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乱世为王. 下卷 / 顾雪柔著; 花酒清明绘. -- 杭州: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4.6  
ISBN 978-7-5340-3880-8

I. ①乱… II. ①顾… ②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2030号

责任编辑: 褚潮歌

特约编辑: 沈鸿

责任校对: 余雅汝

责任印制: 陈柏荣

# 乱世为王 下卷

出版发行: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网 址: <http://mss.zjcb.com>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制 版: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

印 刷: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

版 次: 2014年6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89mm×1260mm 1/32

印 张: 14.125

书 号: ISBN 978-7-5340-3880-8

定 价: 32.00元

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57562

官方网址: <http://www.gzr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





# 乱世为王

目录

## 卷四

减字木兰花

〇〇一

## 卷五

八声甘州

一六七

## 番外一

古诗十九首

三九七

## 番外二

鹧鸪天

四〇五

## 后记

四四四

# 卷四·减字木兰花

《减字木兰花》宋·朱敦儒

刘郎已老，不管桃花依旧笑。  
要听琵琶，重院莺啼竟谢家。  
曲终人醉，多似得阳江上泪。  
万里东风，吹破山河落照红。

四月扬州，柳絮纷飞，风光晴好。

游森回到江波山庄，先是让游汉戈写了帖子，去户部报到，自己随即便接手兵防司的军务。兵部平奚没敢给游森派随军御史，也无文官前来领职，想必各个都心里有数。

而游森也没闲着，一面为李治锋治军，另一面则重新打整山庄事务。乔珏擅做生意买卖，却不擅治理山庄。游森离开的这一年里乔珏只能保本。

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所有的田地全改种粮食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游森几乎可以预见未来的情形：江南一地的粮食产出必须养活从前至少三倍的人，这些人里有北方南逃的流民，有新近成立的军队。

先前北方沦陷，战况传到南边，有不少怕死的佃户跑了。游森重新统计了山庄内的土地，并从扬州招来了近千佃户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将江波山庄周围的官地顺势全圈了进来，总数达到了三万四千亩。

这么一来，如此广阔的土地，尽数归于江波山庄。

换了从前在扬州，要圈这么大块地难于登天，但如今天子是自己的拜把子哥们，要多少荒地，简直就是一句话的事。

当然圈归圈，游森也不敢做得太嚣张了，深谙此道的他钻了兵部的空子，先是一纸文书交由李治锋递兵部，称江波山庄东西两线，因要与胡族交战，必须圈出预留地以供转圜。平奚批了文书，再交由户部秦少男盖印，如此一来，大片的无主荒地便在游森的控制之下了。

等到打完仗后，再将此处重新规划，一半划入江波山庄，一半在外面让李治锋圈起来，覲户部交接之时，让秦少男将文书给换掉一本，大笔一挥，这土地就全部属于游森了。

游森与李治锋特地花了两天，骑马前去巡视所有的土地。这些地原本都是扬州府的预留，北人南逃后有少数胆子大的，便在空中地上开垦，试着种田。

零星几个农户在地里耕种，抬头时见游森，都不免有点惴惴。游森知道这些人不可驱赶，便朝他们出示官府的文书，告知这些田地已由自己掌管。但要耕种，依旧可以种植，只是须以四分税纳捐。



李治锋驻马边界，面前是大片的山峦。

“可以再种点茶。”李治锋说。

游森缓缓摇头道：“饭不够吃，暂且不能种茶，得种粮食，开成梯田。”

李治锋嗯了声，他一向对耕种之事没什么主意，游森说什么便是什么了。

接下来，游森回去整改了租约，将田地分成上中下三等，原先留在山庄里，交战时未逃的佃户，依旧如往年一般缴税。

胡人南侵的消息传来时，佃户已跑掉了将近六成，大批的田地空了出来，游森便收走他们的租约，重新计算。

新招来的佃户，游森派给他们农具，让各人自主选择。有愿留在山庄内，种植上等田地的，要缴七分地税。种无主新田的，游森只收六分。而愿意入山开垦梯田的，收五分税。租约三年，涨幅另算，粮种山庄出。

计田，纳人，足足又花了将近半月时间，游森将所有事情办妥，再特地从扬州请来两名管家，专管新庄内的杂事。银两如流水一般花出去，要养活开荒的佃户，又要在西北、东北各建一座新的庄子，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

而李治锋练兵不能停下，白天几乎都在外面，偶尔夜里还要与士兵同吃同住，让队伍习惯夜晚作战。游森便独自在山庄里焦头烂额地着手处理事务。

这日游森起得甚早，吃过早饭就在书房里写写画画。

长垣进来，躬身道：“少爷，有客到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游森颇有点意外。

长垣道：“外头来了四个人，说是少爷扬州的堂兄弟……”

游森匆匆忙忙奔出去，说：“快请厅里吃茶，说我马上就来！”

游家在江南盘踞多年，已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，虽为官人少，却已隐有富甲一方之势，其中又分两个大族，一在流州，一在扬州。游森昔年便与扬州的堂兄弟交好，听到此话时十分高兴，忙出来迎。

只见厅内坐着四人，乔珏笑呵呵地在招呼，四人一见游森便纷纷起身，游森笑着拱手，说：“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？”

一名唤作游德明的堂叔年纪最小，和乔珏年岁相仿，平日里也尽和些侄儿小辈们厮混一处，打趣道：“朝你打秋风来着，叔叔哥哥们在扬州都混不下去了。”

游森笑得直打跌，入厅亲自沏茶，乔珏笑着说：“前几日看你们的街上，生意不还做得有模有样的？”

又一人叹了口气，乃是游森堂兄，平日里不苟言笑，是第三代里最稳重的一个，名唤游庶的，他喝了口茶，摇头不语。

游德明说：“森子，乔兄，眼下见失地只怕一时半会儿收不回来了，都说新皇要登基，来日还不知是怎么个光景，便来问问你，新朝里有派差事的无？”

游森笑着说：“我自己倒是没当官呢，你说有没有？”

众人一想也是，近日来风声甚多，却都颇为繁杂，一会儿说要打回去，一会儿又说要在江南定下来，没个准信。片刻后游庶插话道：“听说要打仗了？是不是得收复北边？”

游森知道聂丹的军事计划，但这场仗打下去，顶多就收复沛县，就连碧雨山庄也难说得很，更别说北部的大片土地了。

“只怕近几年里，”游森道，“难了。”

数位堂亲缓缓点头，游森心中一动，暗道来得正好，遂问：“哥哥们都在扬州城里做什么营生？”

“哪有什么营生？”游德明笑道，“凑了点银钱，在工部捐了两个官儿，你记得你六叔的儿子不？名唤游法的，还有你三伯的儿游熙……”

“记得记得。”游森脑子里不住转，想起工部屯田郎中似乎是个叫纪光的，年前逃亡时被鞑鞑人押着一路北上，自己还护过他一回。又问：“其他人呢？”

“大爷爷那头倒是不曾伤筋动骨。”游庶道，“族中子弟七人，都进了户部、工部做官。”

“嗯。”游森点头。游庶却问：“你是探花郎，怎的不入朝为官？听说你在京城的时候，与三殿下也是颇有点情谊的，他就任凭你待在山庄里？”

游森笑道：“时候未到。哥哥们，我倒是想起一个事儿，只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来。”

接着游森把山庄里的事约略交代了些，谈及西北的地无人管辖，自己已经圈了进来。数人对视一眼，游德明便道：“成啊，怎么不成？过来给你打理庄子，可是求之不得，只是……”

游森知道他担心胡人的事，便一口道：“放心，山庄里的安全我会时时照

料着，现在朝廷替我养了一千兵马，外加山庄里的家兵，也有两百余人。”

游庶却没有一口答应，沉吟片刻，而后道：“这事得回去商量，若能成呢，料想搬过来的也不止我们几家，只怕后头的事，说不得还要麻烦你些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游森笑道，“是我麻烦你们才对。”

游庶点头，数人喝过茶，游森又吩咐摆饭招待堂亲，吃过午饭后封了一车庄内的菜油与蜂蜜，让数人带回去，便上马朝西北走，去找李治锋合计。

初时长垣还要派人跟着，游森却遣走小厮，径自朝练兵处走。到得山庄西北边时，发现一个人也没有，幽谷僻静，游森探头探脑，一路深入进去。

山坡虽不高，却得一单独名儿唤作泉山，与江波山庄中的瑶湖所呼应。山上都是待垦的梯田，已立好了田标，高处有条山泉汇成的小溪，从山上淌下来。这里在古早时原也是个茶田，是扬州一名姓白的富商所圈。后来江南三年大旱，除却几处靠近水源的茶山，许多茶林都枯死了，也包括这里。

后来百姓富商血本无归，全家远走海外，泉山附近的地过了二十年，百姓无人回来经营，便被扬州府依旧收归官田。山上不好开垦，也无人来买，江波山庄沿线就这么搁着。

渐渐地，泉山的泉水又恢复了，当地人常说山上有神灵，那姓白的商人或是招泉山神灵不待见，大早的那几年里才停了泉水，又据此捏造了各种凄美爱情故事若干。

游森圈下这块地时，便想着能在山上开垦梯田，但若是碰上大旱年，还是得想办法给山上送水。他曾经在《墨经》上看到一种木龙水车，以梯斗从山下水渠处取水，再一级一级地输送上去，待战乱稍停后，这个方法倒是不错。

他驻马山谷前，朝外探头探脑，山谷幽静，无人活动，便下马慢慢走进，边走边想：奇怪，人都去哪了？难道李治锋带着军队出去了？

哗一声响，路边连环绳索掠起，瞬间把他吓了一跳，一条套索飞来，游森下意识抽身而退，紧接着又一条，游森手中未带兵器，只得左右躲闪。两根绳索同时飞来，一左一右逼得他无路可走，游森索性将心一横，直冲上前，漂亮地飞身一跃，避开同时飞来的三根吊绳。

落地时呼呼风声四飞，游森心中更惊，头也不回冲出十步，就地翻滚，山谷内竟然全是陷阱！

“好！”游森躲过最后一张网后，四周喝彩声响起。

游森侧身落地，躬身查看周围，这时几名扬州军将领才从树后现身。

李治锋笑了笑，伸出手，两名副将只得把银子拍在他手里。游森一见便笑得弯腰，指指李治锋。

“你拿老子下注？”游森哭笑不得，一把抢过银子，塞进自己怀里。

李治锋看着游森，说：“还不都是上缴的。”

游森乐了，跟着李治锋朝山上走，查看地形。

这是长江畔的另一处，所隔的江岸与峭壁比江波山庄更为危险，对岸是泉山的另一半，峭壁对面翻过一个山头，再朝下便是沛县县城。一道天堑横隔两岸，颇有点风急天高猿啸哀的味道。游森朝自己这边山下看，就是两百个军帐构成的军营。李治锋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以小刀削着一节竹子。

再放眼望去，对面峭壁平整，峭壁上方只有一棵歪脖子松树，这道壁垒名唤相思壁，若能建一座吊桥，神不知鬼不觉潜过江去，倒是偷袭的极好机会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游森转头时问道。

“不做什么。”李治锋说，“做个笛子。”

游森看了一会儿那笛管，片刻后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。

游森：“我有个法子，要么咱们试试……”

李治锋眉毛一扬，抬头。

翌日黄昏时，游森取来一套绳索，上面连着倒钩，交给李治锋。李治锋寻思片刻，拉开弓箭，长弓如一轮满月，箭矢飞也似地射出去，反弹回来搭在松树上。游森赞道：“好！就这样！再来一次！”

李治锋又一箭，那箭旋转着犹如流星般射出去，在半空中被风一吹，挂上了松树。游森马上收绳，回手一扯，试了试牵力，又把一个挂钩套在绳索上。

李治锋握着挂钩，游森却道：“我来。”

李治锋色变道：“不行！太危险了！”

游森认真道：“我比你轻巧，我去和你去，有很大区别么？”

李治锋看了游森一会儿，还想再说，游森却说：“放心，没事的。”

李治锋说：“再挂一根绳，情况不对我这边就收绳。”

游森嗯了声，脱掉全身皮甲，解下刀剑扔到一旁，光着脚，只穿单衣，腰间牵着根粗绳，手腕绕稳挂钩，将铁制滑轮锁稳在绳上，两脚在石前一蹬，飞也似地滑出了半空。

李治锋抓着绳子，轻轻一坠，消去冲力，对面的松树哗啦啦发抖，飞出一窝鸟儿来。

游森身在半空，劲风猎猎，心里扑通扑通地跳，这计划实在太险了，幸亏李治锋还未反应过来，待得回去，李治锋回过神了必然会后怕。

游森滑出绳索一半便停下了，双手以铁钩互相借力，一点点地滑向对岸。李治锋遂将绳的一头系在自己腰上，慢慢地走向高处，游森便缓缓滑到对面的峭壁上，稳住身形，落地时绳索轻轻一抖。

过了峭壁，地形倒是平整了许多，山顶有一块空地，还有丛生的杂草和蜿蜒而下的山径。游森探头下去时，腰上的绳子轻轻动了动。

“我没事——”游森说，顺手将绳索系在另一棵参天大树上。片刻后李治锋也滑了过来，紧紧抱着他的腰，小心地朝下张望。

夜色漆黑，已看得见沛县全城灯火。

游森感觉到李治锋胸膛内通通地跳，想是后怕来了。

李治锋：“先回去，明天我跑扬州一趟，和大哥订好计划，再来偷袭。”

打赢这场仗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了。翌日李治锋赶往扬州，游森便在山庄里叫了几个小厮搭手，制他的另一件武器。

铁轮钩索是从《墨经》上看来的，而这件吹筒却是游森小时爱玩的。游森带着众小厮，用竹筒制出了上千个吹筒，内里预备填上针，而针上所淬，却是见血封喉的竹叶青蛇毒。

春季时山庄北部竹叶青甚多，胡人一放火烧山，被赶出来的竹叶青毒蛇不计其数，乔珏便从扬州请了几个打蛇人专来清山庄里的蛇，又取下蛇胆泡酒喝，毒液便搜集到一处，恰好游森用上。

每个竹筒里只装一根针，只能用一次，游森要的也就只是这一次而已。

三天后，李治锋与聂丹制定了详细的计划，游森也跟着上了战场。

五月十七当夜的黄昏时分，孙舆派一队军队保护李延前去叩城谈判。这队士兵在茶马古道上便停了下来，信使传递消息，议定翌日李延入城。

这一夜，一千二百名将士上了泉山，在暮色中滑过了对面的峭壁，再每人一道钩索，悄无声息地滑下了悬崖，沿着沛县靠山的一面，潜入城中。

游森落地，环顾四周，发现这已经不是自己认识的沛县了，靠山的一面尸体堆积如山，发出恶臭，落地时正摔在死人堆里。

下来的兵士越来越多，在李治锋的带领下潜入了夜色中。全城宵禁，路上有鲜卑兵策马巡逻，天启军从道路两侧射出毒针，一时间人仰马翻，鲜卑兵哼也不哼一声便摔下马去。

抢马，换装，所有人换上鲜卑战甲，李治锋调转马头，游森低声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一行人匆匆赶往沛县县衙，游森对此地真是熟得不能再熟，到得县衙前却被鲜卑兵士所拦，李治锋大声说了句鲜卑话，守卫便打着火把来照。

“下手！”游森低声道。

又一枚毒针飞去，取了守卫性命，游森一振长剑，喝道：“随我杀！”

一千二百名天启兵士悄然无声杀进了县衙，内里冲出鲜卑兵士，一个照面便被砍翻，士兵一路杀进后院。李治锋一脚踹开房门，看也不看就是一把毒针撒去，门里刚有人出来便倒地。

游森挨间房敲门，来到东厢大房之时只听一声女子尖叫，游森道：“且慢！”

一名鲜卑将领推开赤裸的女人，恶狠狠地朝游森扑来，被游森手下一拥而上制住，大声怒吼。游森听不懂他说的什么，说：“把他捆住！”

继而冲进房内，问那女子：“你是汉人么？”女子马上穿衣服，游森看不清楚，火把一照，见是汉人，便问：“传令官符在哪里？”

“跟……跟我来！”那女子马上带着游森等人去书房。

找到兵符后游森冲进大厅，战事已结束，县衙里的鲜卑人被杀得一个不剩。

李治锋旋风般地出来，摇头示意，游森一亮手中令符，说：“去开城门！走！”

深夜里一队身穿鲜卑军服的士兵赶往城门，城楼上面便大声问了句。

李治锋以鲜卑语对答，亮出手中令符，城守便匆匆下来查验，又是一轮毒针放翻，紧接着天启军抢占了整个城门，城门大开。

沛县的鲜卑军大营驻扎在城外，朝向茶马古道。

游森心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直到李治锋从城门上冒头，弯弓搭箭，一箭射向夜空。

哨箭尖锐的声响划破夜幕，朝远方飞去，揭开了战争的序幕。

城门上，千余名天启士兵弯弓搭箭，火箭犹如流星雨般呼啸而起，飞向鲜卑大营！

远方茶马古道上，聂丹一振手中长矛。

“随、我、冲——”聂丹喝道。

五千名天启骑兵马蹄裹着布，离开茶马古道，冲向沛县外的鲜卑大营！

火势一起便借着东南风蔓延开去，烧向整个鲜卑大营，沛县外的郊野一片混乱，火光耀亮了整个天幕，箭矢一波又一波落下，鲜卑军将领万万没想到沛县里已发生了变故，一队人冒着箭雨冲进城，信使还未抵达城下便被乱箭射死。

就在此刻，聂丹的冲锋大军已越过平原，冲向了鲜卑军大营。

近百步时，鲜卑人才发现聂丹这位西北的头号战神抵达，瞬间全营大溃！

游森上城楼一看，火海已蔓延到沛县城前，还在朝对方的另两大主营烧去。

游森一看就知，说：“他们输了，看住城门。”说毕便匆匆下去。

李治锋道：“我跟你，你去哪？”

游森道：“去找钱！你守住了，有官府来接手时先派个人给我报信！”

李治锋：“你一切小心！”

游森带着五十人穿过黑暗的县城，回到官衙。

“找到库房了么？”游森问一名士兵。

兵士点头道：“库房就在县衙后头。”

游森道：“带我去看看。”

兵士要毁锁开门，游森却摆手阻止，先去找了那鲜卑将领的钥匙，再把锁打开，里面整整一库金银，都是鲜卑人从流州境内搜刮来，放在沛县的。

游森道：“叫十个人，别声张，先把金银点清。”

游森打着火把，看那金灿灿的满库金银，最后一合计，库房内有十二万两白银，八千两黄金，铜钱三十万贯。

流州一地富庶，大部分金银都被大户逃难时带着跑了，还有不少被鲜卑人运回北方去了。

外面打得一片火热，兵士来报。

“报——鲜卑人已逃了！虎威将军李治锋与聂将军汇合，在冲击最后的几股残余部队！一万本军入城，请游大人下令！”

游森道：“让他们散入全城，清剿鲜卑人，凡是外族一律抓起来，关到城西去！你们把金银都装箱……不，金先装，银待会儿，铜钱最后……快快快！”

士兵们开始将钱装箱，还发现了一些古董，装箱足足忙碌了一个半时辰。外面鸡叫声传来，游森一合计，聂丹多半也快进城了，便让人不要再装了，依旧把库房门锁上，箱子从南门运出城去，走水路回江波山庄，江边那处早就安排好船只在等候。

待会儿不管是谁过来接手沛县，把钱送回朝廷，经手的人过一次，都不会留下多少。来日赵超少不得还有花钱的地方，须得最大限度地藏住钱。

游森出示李治锋的令牌，将金银送出城后才松了口气。

清晨时分，游森在县衙侧厅内打盹，一名兵士恭敬道：“李大人入城来了，游大人看是和他谈谈，还是继续睡？”

游森一个激灵醒了，打了个呵欠，见李治锋坐在一旁，这才回过神来，问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半个时辰前。”李治锋道，“沛县交给大哥，咱们可以撤了。”

“走吧。”游森说，“点齐咱们的人，回山庄去。”

游森这队人只是配合，聂丹才是主力，不可喧宾夺主，然而正要走时，聂丹也回来了。

“歼敌一万二，俘敌四千，四千逃了。”聂丹说。

游森松了口气，足足两万的鲜卑军，就这么一战全打跑了，当真是皇天保佑天启。聂丹又问：“首领瓦尔刺将军呢？我要问几句话。”



游森道：“在后院里呢，正捆着。”

聂丹连水也未喝便到后院去，前脚刚走，后脚李延又来了。李延被一群士兵簇拥着进来，来了便把一封信扔给游森，说：“我还以为是真要议和，没料你们来了这一招。”

游森笑了起来，打开信，见那是孙舆给李延写的议和文书，只有一行字：  
**待聂将军里应外合计奏效，便可入城接收沛县。**

游森大笑道：“这事我可没和先生申通。”

李延皮笑肉不笑：“你们一只老狐狸，一只小狐狸，不和你啰嗦了，库房在哪里？”

游森懒懒道：“问聂大哥，我不知道。”

李延便去找聂丹，人一走，游森立马起身，朝李治锋道：“撤！”

接着两人出去纠集兵士，瞬间开溜，跑了。

沛县的接收足足持续了三天。聂丹率军打了自从回江南后最漂亮的一场翻身仗，扬州百姓夹道欢庆，迎接聂丹入城。李治锋军功赫赫，获赏黄金二十两。

二十两黄金，游森只看了一眼，就叮咚一声扔进库房里了。

“今天怎么样？”游森说。

“都安定下来了。”李治锋换了一身管家袍，说，“大哥居功甚伟，现在都在说，要北征。”

谈何容易，游森心想，打一场胜仗和收复整个中原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李治锋说完就转身出去，游森道：“去哪？”

“做饭给你吃。”李治锋去下厨。

游森跟在他身后，又问：“没说别的了么？”

李治锋：“老三说，要改到六月初五登基。”

李治锋说到赵超时都“老三”“老三”地叫，游森颇有点不习惯，又提醒他：“朝廷上可不能这么叫，否则那些大臣得把你吃了……”

李治锋：“知道了。”

游森：“还说了什么没有？”

李治锋：“没人知道你偷了沛县库房的钱，知道也不敢问，放心好了。”